

行李的味道

□马海霞

火车，卧铺，还是下铺，踏上火车的那一刻心情不知道有多爽。临铺，一位胖子正躺在下铺上睡觉，见我扛着行李箱上来了，忙起身穿上鞋子，将他的一大蛇皮袋行李拖进自己床下，还不放心，弯腰用胳膊使劲往里捣。胖子的肚子让他弯腰下蹲格外费力，我问他需要帮忙吗，他连连摆手。好不容易见他将行李提到最里面再也捣不动了，我微笑，示意他帮忙把我的行李箱放置行李架上。

收拾完毕，火车启动。胖子重新躺下，不久微鼾响起，我半躺着看书。火车哐当哐当，胖子呼噜着坐了起来，探身往床下看看，又起身穿鞋，弯腰伸进胳膊将行李往里捣。火车停了三站路，胖子捣了六次行李。

强迫症呀！我真想用眼神将他的行李从床下拽出车厢，他肯定急吼吼下车追他的行李。胖子第七次捣行李时，我开始怀疑胖子的蛇皮袋里肯定藏着啥贵重的东西，他这是怕里面东西被火车哐当出来被我发现，趁他睡着偷拿他东西吧。

这个死胖子！

火车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后，午饭时间到了，我从方便兜里掏出小面包和火腿肠，胖子也从包里取出泡面，接了热水将面泡上后，又变戏法似的拿出腊肠、肉干还有半瓶小二。胖子把腊肠和肉干往餐桌中一推，“吃，你尝尝，这是俺老娘自己做的。”

“谢谢，我不吃。”这是我和胖子的首次对话。

胖子吸溜一口泡面，吧唧一口肉，滋溜一口酒，这顿饭吃了很久。车厢里空调很热，外面虽然是寒冬，但胖子吃出了一脸汗，他买了一支冰棍，三五口就下肚了。

晚饭时，胖子又开始泡面，这次他从兜里掏出了酱肘子和辣酱，还是推至餐桌中间，“吃，尝尝，俺老娘自己做的。”

“谢谢，我不吃。”

火车上到处飘散着泡面味，尤其胖子的泡面离我最近，看他吸溜得那么香，我实在忍无可忍，果断在火车上买了一桶泡面——泡面和火腿还有榨菜的搭配，真是好吃得不要不要的。

以前上学时，我特别喜欢泡面的味道。那时候兜里没钱，舍不得

买桶装泡面，宿舍一有钱姐们儿经常买桶装泡面，为了闻她泡面的味道，我每次都假装去阳台晾晒衣服，来回折腾几次，就为路过她放在窗台的泡面时，偷偷用力吸一下鼻子，过过味觉的瘾儿。后来毕业参加工作，荷包鼓了，一下买了五桶泡面，各种味道，吃了个够。

我和胖子讲这些时，他似乎和我找到了共鸣，吃完饭，我俩开始聊天，其间他还是下意识低头瞅他床下的行李，刚要弯腰，我便说：“行李没挪窝儿。”他笑，我也笑。

夜黑了，外面气温低了，车厢空调也感觉不那么暖了，有卖冰棍的路过，还是会将胖子喊住，要一根冰棍。

我问：“你怎么那么爱吃凉东西，这么寒的天？”

胖子答：“在外工作，两年没回家了，这次回家才待了三天，看着老娘在家门口目送我的身影，想想便心酸，吃根冰棍，心里才舒坦一点。”

吃完了冰棍，胖子要躺下休息时，又弯腰看他的行李。

“没挪窝儿，里面有啥珍贵的物件呀，让你这么不放心？”

“嘿嘿。”胖子低声问我，“你没闻到味儿吧，这车厢除了泡面的味道你还闻到啥了？”

“没闻到别的。”

我这话说成了胖子的定心丸，他不再说话，鼾声响起，他入睡就是这么快。

第二天上午，胖子还有一站就到目的地时，他将床下的行李拖出，神秘地对我说：“这里面放了一大包小干鱼，油炸的。俺老娘做的，知道我从小爱吃这个，特意做了一大包让我带着。我告诉她，不带，鱼好吃腥难闻，带着坐火车，遭周围人烦。可我上了火车后，老娘打电话给我，她还是把那包小干鱼偷偷塞我行李袋里了，说裹了好几层布，闻不到味儿。你上车后，我怕你闻到，所以使劲把行李往床里面塞，怕火车一颠簸，将行李颠出来了，熏到你了，不好。”

胖子到了站了，他扛起他的行李袋，转身对我说：“其实还是有点味儿冒出，你没闻到可能是这一火车的泡面味道太浓。”

嗯，泡面的味道太浓。鼻子有点儿酸，突然想闻一下胖子老娘做的小干鱼的味道。

怀 牧惠先生

□容剑平

易中心！

京城爬格莫嚣张，休碰中流八九枪，若到广东牙刷刷，语丝一喷更遭殃。”这是杂文家牧惠先生名片背面的四句诗，配漫画家廖冰兄先生画的牧惠漫画头像。

思念——牧先生让我对这个词的含意有了切身的感受。时近清明，又记起他。

几年前某一天，遇上一件有趣的事，第一时间是想打电话跟牧先生八卦一下，逗他一乐，然后才记起他已去世多年了。每次觉得自己碌碌无为、浪费生命，都会想起他，看看天空，仿佛他在“云上”看着人间的我，说他生前说过的话：“你应该好好做学问。”

牧先生是个有趣的人。我与牧先生初次见面是“911事件”发生之时。那晚（美国当地时间2001年9月11日），我来到广州云鹤北街，牧先生从北京来，在当年一个女战友的家里等我。我进门后，他一言不发，仔细端详我好一会后，说“不丑啊”。牧先生身高不高，留着过耳的长发，头发基本白了。

虽是初次相见，但彼此并不陌生，此前我常打电话给他，约稿不少，闲话不少。有时，他会冷不丁地来一句：“你什么时候来北京？”那时，我负责《羊城晚报·新闻周刊》多个版面的编辑，其中一个就是言论版。一同事闺蜜说，你应该约牧惠做作者，我便“依计而行”，问另一同事要来牧先生的电话号码。

那晚，我和牧先生正聊得高兴，电话铃响了，是他的朋友来电，让他赶快打开电视。原来电视正在现场直播被劫持的飞机撞上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，牧先生邀请两位朋友还有我一起寻旧：牧先生出生的那所民房已坍塌，里面杂草丛生；贺街镇上那处他家租住过的房子仍然有人居住……此行本是私人活动，因牧先生的朋友客气，变成了“半官方”的接待。牧先生怕给人家添太多麻烦，便匆匆而来。

因意犹未尽，他和我相约下次再回贵州，说好一定请我吃当地有名的酿南瓜花。我很期待“下次”，可惜，不久老先生猝逝。按照他的遗嘱，他的书籍捐给了贵州一所学校。

牧先生是个杂文作家，爱读书，爱思考，曾建议我“好好做学问”。他寄给我不少书和学习资料，包括他自己的著作——点评中国名著系列，其中《金瓶梅》一书，他已没有存书，特意到朋友那里要了一本寄给我。在他猝逝前一周，我还收到他的新书《没理由陶醉》。

牧先生曾向我表示过，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为老百姓多做些事，最具体的做法就是写文章为人民“鼓与呼”。我相信他的真诚。牧先生去世后不久，我收到他的讣告和他生前指定去世后才印行的遗作。

我还欠牧先生一碗猪红粥。

有一次，我和牧先生一起“巡城”，我先领他游陈家祠，再领他去北京路看古道遗址，牧先生提议顺路到高第街寻旧，当年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常去高第街。兴之所至，我俩还深入到高第街的内巷游走一番，无意中发现了“内定文物”牌子的许广平故居。之后，我带他到天河城吃“回转寿司”，他觉得很新奇。牧先生喜欢和年轻人交往，也很愿意学习各种新事物，所以，他在我的眼里，是一个可爱的老先生。

饭毕，一同信步走回相隔不太远的云鹤北街，牧先生说，还想吃碗猪红粥，但吃不动了。我说，等你下次来广州吧。然而，没有“下次”了，永远没有了。



交通茶馆

□明前茶

么茶垢。

老板正色说：那可不成！你不经主人同意就帮他洗茶杯，好比动了他的根。老茶客会发火的！想想也是伤感，这只茶杯，差不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，与外头那个热闹的世界唯一的一点联系了。

听了她的话，味道粗野的沱茶喝在嘴里，有一丝难言的苦涩。那也是站在人生尽头的老人，向着来处恋恋回望的滋味吧。

那种眼神，可也不见得尽是伤感。因为，桀骜不驯的虎虎威势，廉颇老矣却能吃下一大碗饭的精气神，对新鲜事物评头论足的高昂劲头，每天都在茶馆的四方桌上演绎。

而画家陈安健挂在这里的画儿，更是纤毫毕现地展示了泡茶馆的老人活色生香的生活，还掺入了戏剧魔幻主义的色彩。没错，在陈安健笔下，这交通茶馆俨然是一个话剧舞台，一个集中了大量戏剧冲突的小世界。它有腔调有台词，有民间互相帮衬的江湖义气与古道热肠。天天来报到的老茶客，比如眼如铜铃犹如鲁智深在世的范大爷，须发皆白好比老年版《父亲》的徐大爷，70岁以后硬是练出了6块腹肌的宋大爷，他们的悲欢喜乐，一颦一笑，既入了画儿，又天天在茶馆里“演出”着。以至于我这看画的人，分不清哪是艺术，哪是现实。

是的，茶馆如船，这些脾气倔强目光如炬的老人，就是这条船上的“舵爷”。黄桷坪独特的艺术气与江湖气，以及它独有的怀旧情愫，都在这几个竹壳热水瓶中，都在下午三点钟，突然从某张茶桌上冒出的川剧唱腔中了。

心灵驿站

□羊城晚报

晚会·心灵驿站

2018年3月29日/星期四/副刊编辑部主编

责编 梁力/美编 黄文倩/校对 孙东菊

A14

2018年3月29日/星期四/副刊编辑部主编

责编 梁力/美编 黄文倩/校对 孙东菊

A14

非得在孩子面前捧手机？(外一则)

□子沫

有次喝咖啡，看到对面一家三口，孩子大概七八岁的样子，咖啡端上后，一人一部手机，静静地玩，全程没有一句交流。母亲的手机还是架在桌子上，不知在看什么。整个过程大概二十分钟，一家人离开……

不知为何，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总觉得可惜，父母做得欠妥。一家人在外坐着，随便聊点什么都可以啊，或者看看书也可以啊，非得在孩子面前捧个手机吗？没有那么急着要看的事。

一位很喜欢法国的友人，曾提到，在巴黎和伦敦的地铁里，很多人手里都捧着书，更不要说咖啡馆了。她在法国认识一群很有品位的人，发现竟然有人还在使用老款的诺基亚翻盖手机，只有

买大杯的咖啡更划算

买咖啡时，店员好心推荐，说买大杯的更划算。我笑，喝不了那么多，依然是买的小杯。有一次买巧克力，结账时店员也是好心推荐，看到促销了吗？两盒有优惠，我说，吃不了那么多，怕放坏了……

经常有人告诉我怎么划算，但我从来是按需取，脑子里不会算计“划算”这两个字。不怎么热衷购物，买东西也只买需要的，不会因为打折去买并不需要的东西；超过能力范围的东西，也从来没想去拥



有人说，人情是中国的特产。因为中国是人情社会。这话对了一半。全世界都有人情，都讲人情。

只要有个人情。人情，人之常情。古人一句话讲到底了：人心是肉长的。老外的心也一样。

讲完何谓人情，讲一个关于人情的认知。

有一句话，经常挂在大家嘴上：“这个社会人情冷漠”。

我讲过一万次：一个人不要活在流行语中，否则你基本上一事无成。

什么意思？这个社会人情冷漠，但是他冷漠他的，你不要冷漠就是了。你不要看到这个社会人情冷漠，你也傻乎乎地跟着冷漠，似乎还觉得自己很识时务很精明的样子。如果一个人总是这样，也不会有大的戏。

越是有失才是真理。任何一种选择，少听别人怎么说，而是自己怎么想，无非是心要稳。有时候，不要也是一种自由。

鱼和雨

□(印度)拉马司瓦米·拉朱
陈荣生 译

湖水正在快速枯竭。湖里的鱼感到很恐慌。此时，湖中的动物召开了一个会议。鳄鱼作为他们中间最强者，主持了这次会议。乌龟发表了长篇讲话，并总结说：“因此，无论是陆地还是水，我都不在乎。这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。我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水中都能活。”

蟹也做了长篇发言，并在最后指出：“兄弟们，这跟我没关系。如果湖干涸了，我将到邻近的田野去，在洞中生活。”

蜗牛、水蛭、水蛇和其他动物都找这样那样的借口，不去求雨。

李敖的敌人

□孙香我

李敖辞世，江湖上少了一条好汉。或者说得愤激一点，江湖从此无好汉。李敖一生厮杀，杀敌无数，生前他谈起过他的敌人：“我的敌人不是一个个出现，而是一窝窝出现，我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多出一窝敌人，我真‘阔’得很呢！”

我为什么这样与人为敌？因为我争是非、不讲俗情、不肯做乡愿。”李敖这一点很是像鲁迅：一个也不饶恕。李敖却也不免感慨：“我的敌人十个里有九个是小人。”这倒是要替李敖一声叹息。

几个月后，这个大四学生不仅成了，还被那位大咖招进了公司。一开始当实习生，后来成为员工。有了好的平台，昔日的菜鸟，现在已是著名设计师。

大咖也是人！看到一个年轻人如此有心，如此细心，没有谁永远是一副高冷面孔。你再想想，多少历史大人物，出身卑微，年轻时他们怎么求师学艺的、他们怎么迈出人生第一步的？跟我说的没有两样！

有个秘密，我告诉大家：越是高冷，心里越热。相反，一副嬉皮笑脸“好好好”的人，你要认真辨别。

那些有腔调的人会说：“哇，你教人低三下四。”是吧，谢谢你，请继续你的看法。

今年春晚有一首歌很好听，王菲、那英《岁月》。里面有句歌词：“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，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。”

这句话很好。生活很复杂、社会很复杂，但越是复杂，我们越要维持生命本真。生命的本真是什么？单纯、性本善。

社会复杂它的，我们自己讲人情、通人情、不改变生命的单纯就是王道。

上天不会亏待有人情味的人。

本版统筹
梁力远心旷度
(紫砂壶作品)

□刘文

这是一把井栏壶，造型古朴大方，为紫砂壶的一种传统器型。该作品最为出彩之处，是壶中的刻绘。作者以稳健的刀法，运用删繁就简的书法线

条，将自然山水表现得神韵兼备：一叶扁舟浮现于浩渺江波之中，与岸边错落有致的树丛、茅屋、乱石形成有机呼应，构成宁静旷远的画面。

短句

□小青 编录

(美)埃默·托尔斯《上流法则》：二十岁时，我们的日子还很长，你尽可有一次犹豫不决，一百次异想天开，一百次重新选择——我们拿起一张牌，当时就得决定是保留这一张丢掉另一张，还是丢掉第一张保留第二张。还没等我们弄清楚，牌就已经打完，而我们刚才所做的决定将影响到我们未来几十年的生活。

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，不是号啕大哭，也不是冲你发脾气，而是沉默不语，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

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，有人喜欢你散着头发的样子，于是你就说到底是该绑着还是该散着，可是你却忽略了，真正喜欢你的人，喜欢你所有的样子。

“暖男”的定义：他只温暖你一个人，对其他人冷若冰霜，这才是“暖男”，暖一堆人那叫中央空调。

其实大家怕的不是撞衫，而是怕撞衫的那个人穿同一件衣服的效果比自己好太多。

痛苦、失望和悲哀不是为了惹恼我们。它们的存在，是为了

使我们心智成熟，臻于完善。漫长的离别早已把激情推到遥远而模糊的过去，再要这么激动，该有多荒唐。各种各样的事件、变更、疏远、淡漠——这期间一定包罗了种种变化，还有对过去时光的忘却。这非常自然，而且肯定无疑。

一离开家乡就不大想回去，想多看世界，恐怕是很多人年轻时候的经验。

严歌苓：跟着人群走是一种选择，一种安全的选择，跟着爱好走，跟着理想走，是冒险的选择，有不可预料的成功和失败等在里面，但因为年轻，选择得起，失败得起，可预知的未来反而无趣。